

陈圆圆

滕绍箴 李治亭 著

后传

岳麓書社



陈圆圆

后传

滕绍箴 李治亭 著

岳麓書社 · 長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圆圆后传/滕绍箴、李治亭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2. 5

ISBN 978-7-80761-915-4

I. ①陈… II. ①滕… ②李… III. ①陈圆圆(1623 ~ 1689)
—人物研究②吴应麒(1636 ~ 1707)—人物研究
IV. ①K828. 5②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0822 号

CHENYUANYUAN HOUZHUAN

陈圆圆后传

作 者: 滕绍箴 李治亭

责任编辑: 胡宝亮

特邀编辑: 孙文霞 郭晓灵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多米诺设计·咨询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 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 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淘宝网: <http://ylbooks.taobao.com>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9.5

字数: 263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 978-7-80761-915-4/K · 318

定价: 29.00 元

承印: 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目 录

| | |
|-------------------|-----|
| 序 | 001 |
| 引言 | 006 |
| 第一章 清军战略进攻 | 008 |
| 第一节 吴周皇帝交替 | 008 |
| 第二节 三路大军推进 | 014 |
| 第二章 实施夜郎计划 | 055 |
| 第一节 夜郎计划由来 | 055 |
| 第二节 陈圆圆的行踪 | 059 |
| 第三节 吴应麒的隐身 | 074 |
| 第三章 吴周政权灭亡 | 078 |
| 第一节 清军合围昆明 | 078 |
| 第二节 吴周援军败没 | 079 |
| 第三节 昆明守将投降 | 081 |
| 第四节 查吴应麒下落 | 084 |
| 第四章 夜郎计划模式 | 092 |
| 第一节 物资储备 | 092 |
| 第二节 精神境界 | 097 |
| 第三节 武装自卫 | 101 |
| 第四节 隐身依托 | 106 |
| 第五章 陈圆圆晚年生活 | 128 |
| 第一节 创造佳境 | 128 |

| | | |
|-----|-------------------------------|-----|
| | 第二节 融入社会 | 135 |
| 第六章 | 吴应麒身世之谜 | 142 |
| | 第一节 吴启华墓碑释文 | 142 |
| | 第二节 从史籍探讨其父 | 145 |
| | 第三节 与陈圆圆的关系 | 151 |
| 第七章 | 陈圆圆之死 | 160 |
| | 第一节 因病而终 | 160 |
| | 第二节 陈圆圆墓碑 | 162 |
| 第八章 | 吴三桂墓碑 | 166 |
| | 第一节 陈圆圆的梦幻 | 166 |
| | 第二节 吴三桂移葬马家寨 | 171 |
| | 第三节 惊现吴三桂墓碑 | 174 |
| 第九章 | 吴三桂后裔 | 182 |
| | 第一节 族群及秘传人 | 182 |
| | 第二节 家族史及标记 | 189 |
| | 结束语 | 200 |
| | 附录： | 204 |
| | 吴三桂后裔与陈圆圆归隐地寻访记 | 204 |
| | 迷雾三百年,拨云现真相:清史专家考察马家寨纪实 | 225 |
| | 秘传人吴永鹏等讲述和记录的部分家史 | 231 |
| | 黄透松发现吴氏后裔经过的资料及其部分文章 | 254 |
| | 晏晓明对陈圆圆墓的考察 | 274 |
| | 《延陵堂世谱》摘录及马家寨概况简介 | 282 |
| | 参考书目 | 286 |
| | 吴三桂、陈圆圆及吴氏后裔年表 | 291 |
| | 后记 | 305 |

序

我已古稀之年，生则不求功被六合，教垂百世，只求做力所能及之事。退休多年之后，无论曾从事何等营生，而终极之论，不过一普通书生耳。然则，古时士人不谈道者为樵夫所笑，可吾亦无论道之趣。为今之计，但求发老年之余热，蠡测经史，以求娱乐，弥补夙愿，亦足矣已。

去岁七月，我与挚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研究员、北京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徐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政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一行五人，应贵州省黔东南州和岑巩县之邀，前往水尾镇马家寨，考察历史名人陈圆圆及吴三桂后人。俗语谓“耳闻为虚，眼见为实”，此次所见令我等大为惊异。三百多年来寻找无踪的陈圆圆，竟葬于一座山冈，并立碑纪念。经过两次深入考察，结合历史文献，研究数月之后，我等认为此处陈圆圆之墓及吴氏后裔有其真实性。同时，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吴三桂之墓碑亦并存于此。这项发现和研究成果，即解决了清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亦填补了三百多年来有关吴三桂、陈圆圆研究的历史空白。此事再次提醒吾等反思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教诲。昔日有关吴三桂和陈圆圆的著作，多根据文献资料研究，或参见某些未经考实的历史遗迹，做出种种判断，今天看来真是谬误多多。为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并为清史研究正误，我等将重新审理吴三桂死后，特别是洪化小朝廷的有关历史以及形成马家寨历史

演变的真实内幕。因陈圆圆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我等挚友研究将此研究成果定名为《陈圆圆后传》。

从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十七日（吴氏秘传人称十五日）吴三桂病死至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二十八日洪化小朝廷寿终正寝，历经三年零三个多月，这给杀身之祸临头的吴氏家族安排应变计划以充足的时间。本著所涉及的事实，正发生在这个时段，而这个时机的产生与清朝三路大军向云贵推进的速度息息相关。为更清晰地了解形成马家寨的真实历史，我等将把清朝三路大军推进速度和状况作为重要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因为这主要涉及此时发生的三个重要问题：其一，历史上有人认为，吴三桂死后，树倒猢狲散，清军摧枯拉朽，吴周政权瞬即灭亡。我等认为这不是历史事实。清、周双方对峙长达三年多之久，这给吴氏“罪属”逃逸、隐藏，留下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其二，洪化小朝廷的覆亡，是清军三路大军会师、合围昆明的结果，而各路大军在不同时间段所造成的危险形势，像波浪一样，敦促吴氏逃逸者步步采取对策。其三，陈圆圆所带领的吴氏族人，与湖广路清军的关系更为密切，将是本著论证的重中之重。

广西路清军按照康熙帝的谕旨，和硕简亲王喇布早该带兵冲进黔、滇，洪化小朝廷灭亡应是指日可待。然而，由于清军将领畏战、内部关系不谐、汉将反叛、不断更换将领等诸多因素，用去近两年多时间，方才找到合适的统帅赖塔将军，从而整军进发。赖塔从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初出师到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二十一日到达云南曲靖，用去近四个月时间。这是清朝三路大军中第一支首先到达云南的，其如同一把尖刀，直插黔、滇交通咽喉曲靖。从此，洪化小朝廷与贵州的联系完全断绝。

四川路清军从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死后，本应立即整兵入川，但由于大将军图海等满汉将领对战争形势估计保守，特别是图海与康熙帝之间有战略分歧，迟迟按兵不动。康熙十八年

(1679) 八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催促图海，要“夺取汉中”，“速定四川”。大将军图海不得已，又拖延三个多月后，才出兵占领汉中。鉴于四川路清军的严重暮气，康熙帝不得不出“奇谋”，用汉将平定叛乱。此后，四川路清在将军赵良栋、王进宝带领下，于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顺利入川，夺取保宁、成都等重镇，吴周大将王屏藩自杀，吴之茂一被俘。正是因为汉将带兵入川，造成洪化小朝廷后院危机，才从辰州调将军胡国柱回兵增援，加重了湖南的军事危局。但胡国柱率军反攻川南，也给四川路清军以沉重打击，致使其到达昆明城下时，已比广西路军晚了七个多月时间。这也给吴氏家族准备应变计划，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湖广路清军与广西、四川路清军一样，同样没有积极进战之意。从吴三桂死后，至大军到达云南边境，共用去三年零五个多月时间。主要原因是岳乐、察尼等人，忙于收复诸多中小城市，到康熙十八年（1679）正、二月间，在康熙帝一再催战之下，才先后收复岳州、长沙和衡州。驻守荆州的顺承郡王勒尔锦等人暮气更重，康熙帝催促他近半年，令他渡江。他找各种借口拖延，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二十七日，在清军占领岳州、长沙之后，他才迟迟渡江。二月十四日进驻澧州，十八日占领常德。面对吴周军固守的辰龙关等要隘，他坐守常德，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康熙帝不得不采用其“奇谋”，将汉军八旗出身的总督蔡毓荣推上绥远将军位置，授予指挥、调动绿旗官兵的大权。当收复辰州、沅州两府后，为更换军队指挥大权、调整八旗官兵，在沅州整编部队长达半年左右。大将军贝子章泰，于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二十一日进驻贵阳后，再次屯兵不进，竟长达三个多月之久，直到赖塔将军攻占田州，康熙帝威胁他，如果再不进兵，战后将受处分时，他才进兵，与广西路军会师曲靖。然而，两军包围昆明之后，又围而不战长达八个多月，直到四川路清军进驻云南，才不得已进攻昆明城。总之，事实充分表明，平定吴周政权的这场战争，并不是如某些文人

墨客所描写的那样，周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已成摧枯拉朽之势。实则相反，周军步步为营，进行顽强抵抗。正是这种顽强抵抗，为后方吴氏家族提供了安排应变计划的宝贵时机。

吴三桂自进驻云南后，即开始谋划自固之策。对于宗教方面，他尤为关注。康熙十年（1671），他重建铜殿（现称金殿），目的是以火克木，取代沐氏，准备长期统治云南。崇尚道教还是佛教对于吴三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利用价值，有利于他的统治。当受清政府之命兼管贵州之后，他开始注意经营思州一带寺庙：以鳌山寺为中心，修建四大脚寺；收买寺庙住持，为己所用，作为眼线。他还大力笼络思州知府等地方官吏，使之为其亲信。这样，他在思州地区营造了一个兼跨政教两界的保护网，以便此处成为吴氏家族山穷水尽之时的避难所。

康熙十二年（1673），当吴三桂起兵造反时，他首先提出一旦战争失败，爱妾陈圆圆怎么办？陈圆圆的回答是如何保住吴家的“根根”。这个问题如何安排，似乎没有下文。但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吴三桂死后，吴周大将军、内阁大学士郭壮图，提出“弃湖南，守险隘，犹可以作夜郎王”的战略方针，令我们对吴三桂身后安排的考察增加了一层清晰度，那就是守住贵州。然而，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当辰州、沅州两府失守时，郭壮图却认为昆明更重要，带领吴世璠等人，匆忙退守云南，并没有固守贵州。留给我们思考的是谁将“作夜郎王”？

康熙十八年（1679）正、二月间，岳州、长沙、衡州、澧州、常德连续失守，战争形势进一步紧张。六月，陈圆圆带领两个孙子，从昆明出发，前往湖南找吴应麒。吴应麒令马宝将军等将陈圆圆送入思州猴子岭搭茅洞隐蔽起来。这时我们终于明白了“可以作夜郎王”的真实含义，乃是吴氏家族安排的隐蔽计划：准备一旦战争失败，留有“根根”，以求东山再起，即吴氏秘传人所谓的“野心勃勃”、“等待时机”，再起之后，成为“夜郎王”。

由于湖广路清军进展速度缓慢，吴应麒于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在平远战败后，悄悄地回到陈圆圆身边，与其两子会合，成为今天马家寨吴氏家族的先祖。只是清朝没有大乱，无机可乘，才没有再起兵端。有关吴氏这一支隐蔽马家寨的过程，陈圆圆的晚年生活，吴应麒为吴三桂第二子，他与陈圆圆的关系，两子的原有名字叫什么，马宝与马家寨的关系，陈圆圆之死及其墓碑，吴三桂墓碑等等问题，我们将在本书论述中，逐渐展开，并给以详尽地剖析。

我等深知，俗所谓作史难，需具旷世之才、负盖世之学、抱绝卓之识，方可盱衡千古，驱策百家，参稽明备，讨论精详，权衡统系，斟酌褒讥。本著作者学识有限，必愧于此论。此书只是作为多年从事清史、满族史和东北民族史研究的一得之见而已，权当抛砖引玉，有望同仁不吝赐教。

滕绍箴

2011年2月16日，写于北京

引言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底，吴三桂在归顺清朝近三十年后，又扯起“复明”的旗号，杀云南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易衣冠”，起兵反清，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就这样开始了。由这场叛乱带来的陈圆圆生死之谜和吴氏后人下落之谜到今天仍令后来研究者困惑不已。本著将拨开层层迷雾，逐一揭开这些谜团，将真实的历史还原。

康熙十七年（1678），吴三桂死后，有关其政权与家族的后续研究，很少有人问津。在清史研究中，由吴三桂建立的大周朝进入洪化（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即位后改年号为洪化）时期，亦不占有什么显赫地位。由于吴三桂的大周政权寿命短暂，在中国历史上不过一闪即逝，一般人甚至很难知道“洪化”这个名字。因为它只有不满三年的历史，只是在某些专题史研究中，学者们才投入一定精力对其进行较为粗浅的描写。可以说，很少有人对它进行专题立项研究。然而，明清交替之际，吴三桂与陈圆圆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中却名噪一时，影响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有时是因史而誉人，有时又是因人而誉史。吴三桂、陈圆圆作为著名的历史名人，洪化小朝廷灭亡后，吴三桂的尸骨与陈圆圆的下落究竟何在？这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点，就是一般百姓也想知道其谜底究竟是什么。这大概是以人誉史和以史誉人兼而有之的缘故。这就要求我们史学工作者，不得不将往昔未被重视的洪化小朝廷与夜郎国联系起来，

重视其研究价值，进行一番深入探索。我们将通过《陈圆圆后传》这本书，逐渐将相关的问题展开，讲讲这里发生的神秘故事。

此前有关吴三桂、陈圆圆的研究和探索，大半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参考个别地区的某些“文物”，便得出结论。今天看来，我们应当认真体会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教导。换句话说，往昔有关的研究成果多少都带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偏颇。今天，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所发现的历史事实，能够填补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洪化小朝廷的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貌。本著将在《寻访记》的基础上，从吴三桂死后清军大反攻、洪化小朝廷及陈圆圆谋划隐身避险、陈圆圆与吴三桂后裔鲜为人知的关系以及她晚年生活等诸多层面，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作为《陈圆圆后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清军战略进攻

吴三桂在起兵反清五年后，终于称帝，但不久即病死。小皇帝吴世璠即位，随着吴三桂的病死，吴周一方的形势急转直下，清军转入战略进攻。洪化小朝廷在节节败退之时，为了自身的生存，进行了殊死抵抗，为其实施应变计划争取了相当充足的时间。

第一节 吴周皇帝交替

吴世璠代祖父吴三桂，继承大周皇位。由于历史资料有限，其即位地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根据已有资料，进行必要的考证。

一、吴三桂病逝

康熙十六年（1677）底，清朝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仍在继续，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吴三桂先后失掉陕西王辅臣、广东尚之信和福建耿精忠的“三大援”，同时失掉江西地区，其“疆守日蹙，情竭势绌”^①。吴三桂为了自保，于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初六日来到衡州居住，派大将马宝率部挺进宜章，转进广西，支援龙威将军、吴三桂之孙吴世琮对广西的进攻^②。次年（1678）三月，清朝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率领湖广路大军，收复湖南的永兴、茶陵等12城。面对这种“疆守日蹙，情竭势绌”的严峻形

① 参见藤绍箴《三藩史略》第1227页。

② 《清史列传》卷80。

势，吴三桂知道，他的事业已经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了。为鼓舞士气并自我安慰，他决定称帝。史家说他这是“窃帝号以自娱”。三月初一日（有的书称是初二日，吴氏秘传人说是初三日），吴三桂设坛于衡山，举行郊天即皇帝位之礼，命百官入贺。改元昭武，国号为周，改衡州为定天府，称居室为殿。册封其妻张氏为后，陈圆圆为妃，吴世璠为皇太孙，号称端王。构建庐舍万间为朝房，置百官，命郭壮图、方光琛为尚书、大学士。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改留守六曹为六部。晋胡国柱、吴应麒、吴国贵、吴世琮、马宝等为大将军；封王公良、巴养元、陈君极、王绪、李继业等为将军；封吴应麒为楚王，封王屏藩为东宁侯，其余分别封为国



吴三桂像

公、郡公、侯、伯等爵位^①。定新历，举行云、贵、川、湖乡试。

吴三桂称帝并没有改变周政权衰败的结局，更为糟糕的是，吴三桂的身体状况就如周政权所面临的局势一般，每况愈下。吴三桂死前，已经病了五个多月。据说是即皇帝位时，有一条狗“登其案而坐”。他见此情景，心里很不舒服，“心恶之”。接着又患上“隔噎症”，再增“下痢，口不能言”等病症。清朝方面知道消息后，断定他患了“中风”^②。从实来说，作为近七旬的老人，在数年间，因为内外交困，形势逼迫，前途暗淡，必难承受，病重而亡乃自然之理。

吴三桂尽管染上重病，但仍不甘心失败。他将马宝、王绪、胡国柱等急忙调回攻打湘南的永兴。因为永兴如被清军占领后，将直接威胁吴周都城的安宁。在周军精锐部队对永兴城发起包围和猛攻中，致清军多名守城的高级将领战死，令清朝简亲王喇布、征南将军穆占等人望而却步，不敢增援。康熙帝急如星火，多次发出旨令批评简亲王和穆占相互推诿，畏战怯懦。然而，八月二十一日，周军忽然撤围而去。清军方面经过多方探询，方知是吴三桂于八月十七日（吴氏秘传人说是中秋节）病逝^③。

二、吴世璠即位

吴三桂死后，在吴国贵的主持下，衡州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迎接吴世璠前来衡州即位，并决定派遣胡国柱前往迎接。这时，在吴三桂的诸位女婿中间，发生两对矛盾。一是女婿郭壮图想把女儿嫁给吴世璠为后，另一位女婿卫朴也有同样的意思。他们都想让自己的女儿坐上皇后宝座，而自己成为未来小王朝权柄的操持者。结果郭壮图的愿望实现了：他的女儿取代了吴世璠原配夫人卢

^① 《清史稿》卷474；魏源《圣武记》卷2；庄士敦《滇事总录》卷下；佚名《吴逆取亡录》第5页；洪若皋《闽难记》第6页；刘健《庭闻录》卷5；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佚名《平滇始末》第5页；孙旭《平吴录》第10页。

^② 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1；《清圣祖实录》卷76。

^③ 《清圣祖实录》卷76。

氏，稳坐正宫皇后位子。二是作为吴三桂女婿之一的胡国柱，想利用岳父死去之际，“假三桂孙收系其党”，形成自己大权在握的局面，但更有实权的连襟郭壮图，成为他实现自己愿望的最大障碍。当胡国柱“飞书”到达昆明城时，郭壮图根本不理。胡国柱只好“推吴国贵守衡州”，亲自前往云南昆明城，进行交涉。但请吴世璠到衡州即位的问题“与郭议不合”^①。郭壮图的意见很明确，他认为“滇为根本重地”，嗣君吴世璠“勿轻出”。据载，胡国柱“大哭于（昆明）东郊数日”，而郭壮图态度坚决，“卒不许”。所以，按照衡州会议决定，先“匿丧不发，请世璠奔丧”的意见，因郭壮图的“力阻不行”而被迫搁浅^②。

但是吴世璠到底在哪即位，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古今有三种说法，有衡州说、贵阳说和昆明说。到底是哪里，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以下进行必要的研究。

衡阳即位说在史籍中，是重要见解之一，但比较起来是少数意见。魏源在《圣武记》中肯定地说：“十月，逆孙吴世璠自滇至衡，始发丧，僭号改元洪化，迎丧还滇。”^③《清鉴》说的更明确：“马宝等即与诸将，迎吴三桂之孙世璠于云南，至衡州立之。改元洪化，始发丧，拥柩归云南。”吴氏秘传人也持此说^④。笔者认为衡州即位说，是个误解。理由有三：其一，前文已经说过，吴氏秘传人设立的年代是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陈圆圆、吴应麒已先后故去，这时吴仕杰是总传人。他没有亲自参与过这个事件。所以，后世秘传人在这一点上，当是误传。其二，当时人刘健所著的《庭闻录》认为，衡州十月发丧时，吴世璠并没有即位，即位的时间是十一月。刘健的话在这段时期史料中，比较可靠。因为有一位吴三桂的中枢官，

① 佚名《平滇始末》第6页。

② 苍弁山樵《吴逆取亡录》第6页；孙旭《平吴录》第10页。

③ 魏源《圣武记》卷2。

④ 黄透松《关于陈圆圆墓葬马家寨的发现及考研情况汇报》第5页，2010年7月9日。

叫盛王臣，他是吴三桂的近侍，所知吴三桂之事甚详。事后，他将吴三桂“自僭号至病死，尝与刘健言其详”^①。从吴世璠活动的时间断定，他首先是不曾前往衡州，即位亦不在衡州。其三，吴三桂死后，吴世璠一直在郭壮图控制下，郭壮图根本就没有到衡州去。况且，发丧后即位才合礼仪。所以，吴世璠衡州即位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继吴世璠在衡州即位说之后，尚有贵阳即位说。其中主要代表著作是《爝火录》与《清史列传》。《爝火录》认为，是“贼臣吴国贵、吴应麒、胡国柱、郭壮图等挟世璠至贵阳即伪位，改元洪化”^②。《清史列传》载称：“贼党拥立世璠于贵阳，改伪号曰洪化。”^③是否在贵阳即位，必须弄清吴世璠即位的具体时间。《庭闻录》载称：“十月，衡州发丧。十一月，世璠僭号，郭壮图等奉遗令立之。”^④《吴逆取亡录》亦称：“十月始发丧，运柩回滇。十一月世璠僭号改元洪化。”^⑤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各种史料记载，一是吴三桂灵柩运回昆明发丧，只有郭壮图、胡国柱主持。吴国贵等镇守衡州，吴应麒等镇守岳州，当时军事形势相当严峻，二吴并没有也不可能回昆明发丧（秘传人的意见相反）。二是吴世璠即位时间，多数史籍认为是当年十一月，以第二年（1679）正月为洪化元年。这段时间吴世璠并没有离开昆明。所以，主张吴世璠在贵阳即位说，亦不符合事实。有关这个问题，待研究吴世璠移驻贵阳时，我们将进一步论证。

第三种说法即昆明即位说。吴三桂死前，曾经提出令皇太孙吴世璠来衡州。当他死后，在吴国贵主持的衡州会议上，决定奉吴三桂原旨迎接吴世璠前来。然而，此议遭到郭壮图的严厉拒绝。于是，以吴国贵、胡国柱、吴应麒等为代表的前线指挥部，无能为

① 刘健《庭闻录》卷5；庄士敏《滇事总录》卷下。

② 李天根《爝火录》附记。

③ 《清史列传》卷80。

④ 刘健《庭闻录》卷5。

⑤ 苍弁山樵《吴逆取亡录》第6页。